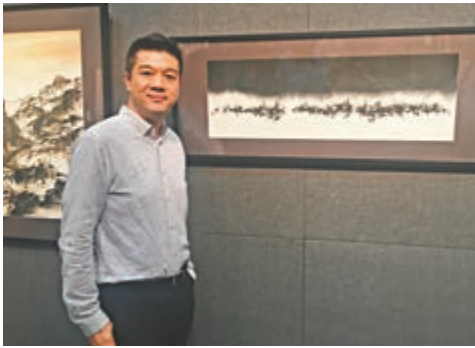




▲孔繁杰用油畫《守護中華》(左)、《銀杏寄語》抒愛國情懷

►何紀嵐及其水墨作品《深黑印象》



今日文化節目精選

- 香港青苗粵劇團主辦，新編劇《官門家事》(重演)晚上七時半於高山劇場劇院公演。
- 小苗芭蕾舞團晚上七時半於元朗劇院演藝廳公演《愛麗斯仙境夢遊》。
- 中英劇團晚上八時於香港大會堂劇院公演《羅生門》(重演)。
- 「『森』動歷險記」裝置及歷奇體驗，於T Town(新界天水圍天華路30號)舉行至八月三十一日。
- 「風眼」意大利藝術家Vanni Cuoghi個展，於Rossi & Rossi Gallery(黃竹坑業發街6號益年工業大廈3C室)舉行至九月七日(周二至六開放)。

用創作傳遞正能量

「藝道之行」展書畫籲和平

【大公報訊】記者劉毅報道：當前香港社會時局緊張之時，藝文界更需用創作傳遞正能量和前行的希望。香港文化藝術推廣協會正在香港大會堂高座七樓展覽館舉行的「藝道之行——水墨清華邀請展」，展出二十六名本港年輕書畫家的共八十多幅書畫作品，一眾年輕藝術家以書畫呼喚和平，以藝載道，詮釋水墨藝術精髓。展期至八月二十三日下午五時。

以藝會友 增進了解

去年十一月，香港文化藝術推廣協會安排三十位本地青年書畫藝術家前去北京參觀清華大學、遊覽故宮、萬里長城、圓明園等歷史名勝，學習了解內地的歷史、文化、藝術、經濟，繼而又參觀博物館，出席名家示範講座等。參與交流活動的二十六位年輕書畫家返港後創作一系列山水、花鳥、草書、篆書等書畫作品，通過「藝道之行——水墨清華書畫邀請展」，向觀眾傳達他們的所見所聞及藝術思考。

中聯辦宣傳文體部處長彭婕、香港各界青少年活動委員會執行主席霍啟剛、中華文化藝術基金會主席區永熙、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人文及法律學院客席教授鄧海超、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執行會長馬浩文作為主禮嘉賓並出席開幕式。

彭婕致辭時表示：「在如今的特殊時期，十分有必要表現中華文化之精神。」因此，她很感動能看到這麼多優秀年輕書畫家的創作，他們在這個紛爭之時為香港人帶來另一種聲音，以及文化信息。

霍啟剛認為此類文化交流工作適宜多做，「香港年輕藝術家去到內地，以藝會友，能增進對內地文化的了解，並通過藝術創作了解中國歷史。」

馬浩文也道：「近幾個月，香港發生了一系



◀區永熙(左起)、霍啟剛、彭婕、鄧海超、馬浩文出席書畫展開幕式並擔任主禮嘉賓

列暴力事件，此種書畫展更顯得可貴。藝術家在這樣一個艱難的時刻，也能用創作做一些事，總會影響到一部分人的想法，觀眾也能通過欣賞他們的書畫，停一停、想一想，令整個社會恢復百花齊放、互相包容的文明秩序。」

冀香港恢復安定

香港文化藝術推廣協會會長劉若儀以草書書法《蘇軾一水調歌頭》、梅花主題畫作《香如故》、《月梅》等，既是為了應景下月中秋節的「人月兩圓圖」，更重要的是以不畏嚴寒的梅花寓意香港社會終會恢復安定和繁榮。

她評價此次年輕書畫家北京行時說：「這班年輕書畫家均在本地畫壇小有名氣，今次去到北京，遊走歷史遺跡，了解八國聯軍毀壞圓明園、抗日戰爭史時都十分有感動。可以說，這次的活動以文化入手，令年輕人了解家國歷史，端正對祖國的認知，進而影響其他人。」

香港藝術家孔繁杰於二〇〇八年從廣州美術學院畢業後回港，一直從事美術教育工作，現為多間中小學和畫室的繪畫班導師，其今次兩幅作品《守護中華》、《銀杏寄語》，以好似「牆中畫」的構圖勾勒北京故宮及圓明園遺址，「這次並不是我第一次去北京，但卻是第一次參觀圓明園等歷史古蹟，通過這些斷壁殘垣，我感受到八國聯軍入侵時的中國慘狀，故而在創作《守護中華》時以故宮宮殿門前的石獅子象徵守護，希望祖國更加繁榮富強，外敵不敢犯境。」

本地水墨畫家何紀嵐參與北京行後亦是收穫頗豐，其創作的水墨作品《深黑印象》、《絲路行中》，以鮮明的黑白對比象徵陰陽，詮釋中國道家哲學觀，提及行程感受，他認為有助增強對內地文化和歷史的了解。其父、香港水墨畫家何百里亦在展覽現場告訴大公報記者：「香港年輕人應加強對祖國歷史文化的了解，將力量用在正途。」

圖：大公報記者劉毅攝

循環不息 奇妙旅程

《如夢之夢》

演出時間長達八小時，備受文化界注目的《如夢之夢》，相隔十七年後再次踏足香港劇場，也許印證了兜兜轉轉，人生如夢，但只要追求藝術真善美，如夢人生亦足永記。《如》劇演出時間如此長，除了因為角色的說故事形式環環相扣，更主要原因是編劇及導演賴聲川希望以劇場綜合元素與觀眾共渡一段人生歷程。觀眾若能理解其內容和形式如何配合，便能與全劇作出心靈上的關連。

夢如人生 無分真假

劇中一名初出茅廬的女醫生小梅，尚未懸壺濟世卻先要面對生死大事。小梅首天上班便直面四名病人於病床身故，接着她以「自我交換」的佛學概念，引領第五名垂危病人在病榻中抒發其心底故事，從而希望將惡念驅除，以正念解除五號病人的危困。往後下來，婚姻失敗的五號病人講述他如何在感情路上顛沛流離。尋尋覓覓的過程當中，他先在巴黎遇到一位中國女子江紅，二人偶然發現諾曼第城堡有關亨利伯爵和上海青樓女子顧香蘭的情緣孽債。全劇縱橫不同國度，時空跨越半個世紀，賴聲川藉莊周夢蝶的天道論，將真實人生和奇幻夢境交錯匯聚，既說現代人如何追逐和逃避自我，同時亦展示生命循環不息、無始無終的奇妙過程。

《如》劇有很強的敘事效果，全因每個主線人物都有其專屬故事。五號病人是全劇的連繫縱線，由他逐個引出其他獨特角色，但他是唯一沒名沒姓的主要角色，即使後來江紅寫信給他，都只是稱他為「發燒的人」。五號病人是追尋者的代名詞，代表着在苦難當中仍要繼續上路，努力探問生命結果的凡人。話雖如此，編劇若要將劇情濃縮發展，也無不可。然而，編劇有意識地細水長流地鋪排故事，例如全劇開始之初，便用了接近半小時篇幅來交代小梅如何開展醫護工作，由她先去面對四個逐一病逝的病人，然後才引出五號病人的故事。五號病人以及後來的老年顧香蘭，分別在病榻上講述自己的親身事跡之前，都會如文學的結構

十七年後重現香江

佛琳

「賦、比、興」般，先講述另外一個故事作為鋪排。由此層層疊疊，逐步發展，每個角色之間既有潛在關聯，但各人亦有自身的不同際遇，交織構成一幅如夢如真的生命圖像。

到底如此篇幅是否能夠確切彰顯劇本主題？全劇從四個病人的死亡開始，接二連三的死亡陸續而來，例如五號病人的初生嬰兒，甚至是五號病人的太太的夢境亦有死亡事件。顯然地，從死看生是全劇的推進動力，並由不同角色一直追尋生命之謎，在諾曼第城堡浪漫淒迷的環境再去「看見自己」，認清自己存活世上的目的和意義。

另一方面，《如》的劇場表演意識強烈。大部分繁忙急促的現代都市人，平時即使進入劇場觀賞演出亦是奢侈的閒情，每每只追求官能刺激和娛樂享受。《如》劇就是希望觀眾能夠拋下生活煩瑣，靜心在劇場逗留一整天(或兩個晚上)，猶如劇中台詞「如何在有限時間，在自己的生命發現真理……」

夢幻組合 專業製作

《如夢之夢》是一趟劇場之旅，由專業劇團製作演出更是相得益彰。二〇〇二年，香港話劇團(話劇團)為《如》劇在香港文化中心劇場進行首次專業演出，此後《如》劇在不同地區累積了百場表演。當年文化中心劇場，觀眾於場內中央坐着旋轉辦公室椅子觀劇，雖新鮮親切，但也不無侷促之感。相隔十七年，話劇團於西九文化區最新落成的自由空間「大盒」全新製作《如》劇，更有如魚得水之感。「大盒」的布局較文化中心劇場更加寬敞，除了配合《如》劇的四面觀眾形式，更能騰出較多空間給予製作團隊發揮。

揮。

聯合導演馮蔚衡在賴聲川的原來基礎之上，作出更多細緻周密的編排。「大盒」的演區分布既平均亦靈活。除了劇場兩端的主要演區，另外兩邊各兩層演區發揮了巧妙的奇幻效果。例如第一部分第五幕「第七顆煎蛋的軌道」，江紅在煮早餐時，突然像跌入夢境中看到不斷重複煎蛋的自己。除了江紅的角色，導演安排了多名黑衫女角在兩層的空間做着相同的動作，強化了江紅的想像世界，令到夢境更加突出。除此之外，不同演員分飾的相同角色，在環形通道遊走之後，每每能在某點交置重疊，令角色的形象和際遇更加彰顯。

除了話劇團原有的演員班底，《如》劇並邀請了客席演員和不少年輕演員參與演出。大部分演員都要飾演不同角色，並要在環形通道上順時針方向遊走，呈現人生只有不斷向前的生命狀態。全體演員都能展示角色的深刻體會，傳達了故事的深層意識。

《如夢之夢》是話劇團具魄力和勇氣的製作，除了編導演之外，幕後的技術支援亦不可少。全劇由三十多位演員分飾九十多個角色，各演員需要快速更換服裝和頭飾，方能演出流暢進行，後台人員亦為整體演出作出巨大貢獻。

香港話劇團供圖，攝影：Carmen So, Wing Hei Photography

▲演員快速轉換服裝以分飾眾多角色



▲《如夢之夢》劇照



▲角色從死亡重新透視生命



◀年輕和中年顧香蘭一同回望人生